

杜聿明在東北的功過

陳嘉驥

——東北壯遊之十三

抗戰勝利後，國軍於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關接收東北，以迄卅七年十一月七日自葫蘆島全部撤出東北，前後僅差九天，即恰好三整年。

若論政府將東北精華區域（哈爾濱與旅大除外）納入掌握實際統治，也就是國軍在東北全盛時期，則僅約一年。蓋國軍於卅五年五月下旬，在四平街大會戰中獲勝，因而導致吉長大捷，十數日間跨越遼寧、遼北、吉林三個省區，於五月廿六日佔領吉林省德惠，並越過松花江向哈爾濱進軍之際，馬歇爾要求政府於六月七日停戰開始；以迄卅六年六月十二日，展開第二次四平街大會戰，前後亦恰好一年。

接收東北雖然僅爲時三年，但它却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談接收東北，不能撇開杜聿明這個人不談，因爲他在國軍出關時期，爲數十萬大軍的統帥；姑不論其晚節如何，政府在東北初期的輝煌勝利，總歸由他負責指揮。三年後，當衛立煌指揮下，由廖耀湘率領二十萬大軍在遼西黑山縣盡墨之際，杜聿明在葫蘆島，又負責撤退了最後一批十

四萬軍民。杜聿明躬逢國軍在東北輝煌的勝利，又奉命收拾東北殘敗之局，其遭遇前後之不同，實足令人感慨萬千了！

關中之地名將輩出

杜聿明字光庭，陝西省北部米脂縣人，是明末流寇李自成李闖王的小同鄉。陝西省爲漢族與壯大之鄉，自周朝以迄秦、漢、晉、隋、唐各朝，皆以陝西省的長安爲京城。所謂關中之地沃野千里，並有涵谷關之險，平時足資自守以觀變；機會來臨大軍東出涵谷關與羣雄逐鹿於中原，鮮有能禦之者，是以得據關中之地者，恆能得天下。

自古以來秦陝之地名將輩出，國民革命軍之父，先總統 蔣公北伐成功，繼之以抵抗世界強國日本之侵略，其麾下名將如關麟徵、胡璉、張耀明、以至於杜聿明、劉玉章皆籍屬陝西。蓋關中居民誠樸耐勞，勇於作戰，視死如歸，在我國古籍中不乏描寫秦人善戰詞句，如「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何異犬與鷄」。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廣島被原子彈夷爲廢墟，死人無算，狀況

淒慘，日本詩人，詠記廣島情況詩中，亦有「有如虎狼秦」之句。國軍秦籍將領中，以關麟徵的才氣謀略最爲傑出，其次劉玉章率五十二軍縱橫白山黑水大地，胡璉戍守金門，皆有不凡的成就，當然杜聿明也係陝西將領中之佼佼者。

杜聿明已於民國七十年五月間在北平去世，享年七十九歲。名政論家方劍雲，在香港時報哀杜聿明一文中，曾以「人生皆有死，惜公晚世年」，以況杜聿明，世者代表三十一，蓋惜杜聿明何不在徐州之役中殉國，而在三十一年之後死於敵人掌握中，落得晚節不保也！方劍雲對杜聿明以往功績仍擇要予以敘述，而對其自殺未死被俘堅持不屈三年後，終於俯首降敵亦不予吝氣譴責，立論極爲公正。最後並說明，人於慷慨激昂之際，效法先賢史可法，捨身一死以報國家，較爲容易，且代不乏其人；但是在被俘之後，始終能秉忠貞氣節，誓不降敵，最後仍然能縱容就義，以追隨效法古聖文天祥者，實在不易，此亦係公論。

杜聿明的軍旅生涯

杜聿明係由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之推薦，在蔣公奉國父之命，在廣州創立黃埔軍校時，首先入伍為第一期生。畢業後即追隨蔣公從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以及勝利後接收東北，並在徐州軍情緊急之際，臨危受命，出任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並負責實際指揮全軍之責。其軍中職位係由排長基層做起，而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副師長、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以至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司令長官，以一個軍人而言，其功名可以說已達到登峯造極，輝煌無比了。杜聿明逐漸為國人熟知，係在民國廿二年日軍於佔領熱河後，又進犯我長城各關口。中央派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第二師與廿五師北上，到長城古北口地區迎戰日軍。當時第二師師長為黃杰，廿五師師長關麟徵。第二師與廿五師在長城沿線，力抗日軍時，廿五師長關麟徵負傷，杜聿明遂以副師長資格代理師長，繼續抵抗日軍。嗣黃郭銜命北上，與日人簽訂塘沽協定，長城之役結束後，廿五師移駐北平，關麟徵在北平黃寺對北平高中以上學生實施軍訓。這係北平有史以來之創舉，對振奮故都民心士氣產生莫大效果，尤其黃寺軍訓被日人所迫停止時，關麟徵於閉幕時的痛哭流涕，黃杰、杜聿明等的沈痛憤慨，與全北平受訓學生泣泣高呼，充份表現出中華民族的不

可侮，中華民族不會被敵人滅亡，中華民族終將復興的氣概！黃寺一幕，迄今已逾四十年，但仍為現年超過六十歲的北平老學生們所津津樂道！

二十五師自北平南撤後，適值陝北共軍渡河

傾巢進犯山西省南部，閻錫山部隊節節失敗，整個晉南幾乎全部淪陷。關麟徵立即奉命率二十五師自平漢轉正太路進入山西，協助山西部隊剿共。廿五師下車後即有敵情，立刻展開激戰，獲得大捷，不數月卒將西犯共軍徹底擊散，底定了山西省南部。因此，第廿五師遂倍受蔣委員長重視，連帶着關麟徵與杜聿明亦獲領袖所倚重。

機械化兵團的戰績

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廿七年中日兩軍在徐州以北之台兒莊展開空前大戰，關麟徵杜聿明等在湯恩伯指揮下，配合孫連仲、龐炳勳等，對日軍展開攻擊，有極佳表現。在武漢保衛戰戰事幕之前，中央成立機械化兵團，蔣委員長指令杜聿明擔任首任團長，嗣擴編為機械化師，番號為二百師，杜聿明升任二百師師長。二百師不久又與新二十二師，榮譽第一師合編為第五軍，杜聿明升任第五軍軍長，二百師師長為戴安瀾、新二十二師師長為邱清泉，榮譽第一師師長為鄭洞國。整個第五軍的軍長師長皆為名將，其後第五軍於遠征緬甸之役時，為掩護英軍撤退，我遠征軍殿後，不得不翻越緬甸野人山，戴安瀾在此役中殉國。

抗戰後期，杜聿明率機械化部隊，迎戰日本機械化部隊於崑崙關，結果日軍大敗潰退，旅團長一名為我國軍勦斃，其後，杜聿明即率大軍戍守雲南。人所共知，雲南省主席龍雲係殘留的軍閥之一，在抗戰時期他在表面上雖然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骨子裏仍不脫軍閥作風，視雲南省為他私有地盤，對中央許多決策皆陽奉陰違，

呈現一種尾大不掉的局面。我中央政府時正傾全國之力，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於戰場之上，無暇顧及雲南此種半分裂局面，祇得暫予姑息。

抗戰勝利後，龍雲暗示中央已無駐兵雲南必要，同時共產黨隨即在北方公開叛亂，政府為求繼平內難，不得不展開戡亂軍事行動，因此對雲南半分裂局面，不能再熟視無睹，乃命杜聿明相機行動，以結束龍雲對雲南的軍閥統治。杜聿明奉命後，劍及履及的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連夜展開行動，一舉將龍雲的部隊全部予以制壓，並控制了龍雲的行動。政府乃下令撤消軍事委員長昆明行營，改組雲南省政府，派盧漢繼任雲南省政府主席，並以優渥之禮對待龍雲，改派為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之職。兵法有云：「不戰而屈人之兵，乃為上上之策」，此次國軍在雲南行動，不傷一兵一卒，底定了西南大後方重要支柱的雲南省，杜聿明的機動敏捷，遂益為最高領袖所垂青。

率軍進入東北接收

中國抗戰在理論上係由「九一八」事變開始，東北淪陷，中日斷斷續續戰爭始終未停有民國廿一年的上海「一二八」之役，民國廿二年的長城戰爭，民國廿五年的綏遠百靈廟戰役延伸至民國廿六年的「七七事變」亦係日本欲切斷平漢路，以包圍北平所引起。最近日本人在討論中日八年大戰原因時，竟提出民國廿六年盧溝橋之戰誰發第一槍問題。厚顏無恥的想把發動戰爭責任，推到中國人身上。日人說：「盧溝橋係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深夜，中華民國的廿九軍卅七師的吉星

文團，戍守蘆溝橋的部隊，首先槍殺一日兵所引起。這是狡猾的日本人一派胡言，實值不得吾人辯駁。

但是世人應明白，北平以南的蘆溝橋，係在平漢鐵路上，日本兵憑什麼可以到這塊中國領土上演習？根據辛丑條約，英、美、日、法、意等國僅可派兵在北平至山海關的北寧鐵路沿線駐守。日本兵憑什麼擅自到平漢鐵路上的中國領土上，這時凡是中國人皆可殺死這些日本兵，何況是守土有責的中國二十九軍！所以縱然日本人所說的是真事，是我國廿九軍首先發槍，在中國領土殺死一名日本兵，這事亦無討論必要，因為日軍正侵犯中國領土主權；而且事實上，所謂一名日兵被殺與失踪，仍然是日本所捏造的一種侵略藉口而已！抗戰勝利後，政府為接收東北，首先派關麟徵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嗣又改派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據一般人瞭解，關麟徵為蔣委員長麾下最善機動作戰的一名將領，其才具猶在杜聿明之上，但杜聿明在東北表現不錯亦係事實。

杜聿明率國軍十三軍與五十二軍，在秦皇島集結完畢，於俄軍根據中蘇友好條約，日軍投降後三個月撤兵規定之期（實際上應該三個月內撤盡，俄人故意曲解為三個月開始撤兵，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故俄軍撤兵之期應為十一月十六日），於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一舉擊潰共黨部隊克復山海關，踏上已淪陷十四年的東北領土。從此國軍一路上追奔逐北，克興城、下綏中、佔葫蘆島、駐進錦州、攻略營口、一月十五日就

打到了東北最大城市瀋陽近郊的皇姑屯，二十六日陳兵於大瀋陽的鐵西區。這時俄軍為了使連戰皆北的林彪共黨部隊有喘息機會，拒絕自瀋陽撤退，因此使國軍在瀋陽郊區停頓了兩個月之久。

俄軍於卅五年三月十三日才自瀋陽撤退，國軍在杜聿明指揮下，立即進駐瀋陽、撫順、鐵嶺、開原等地，並於五月間，先後拿下本溪、四平、長春、吉林、德惠等七十餘名城重鎮、渡松花江，直指哈爾濱。當此林彪潰敗難以成軍之際，馬歇爾竟逼迫我政府於卅五年六月七日下午令東北地區停戰。此時進入東北國軍除十三軍、五十二軍兩軍外，陸續抵達東北的還有七十一軍、九十三軍、六十軍、新六軍、新一軍，共約二十餘萬大軍（四十九軍、五十三軍係卅六年調東北，嗣東北當局又擴充成立了新三軍新五軍、新七軍）。而共黨方面林彪因在四平、公主嶺等地之失敗，傷亡、投降，逃散之餘未十萬以上部隊僅剩四萬左右。杜聿明當時在國防部長白崇禧主持的會議上擬定兩個方案：其一，以現有兵力進攻哈爾濱，並控制東北北部唯一烟稠密的哈爾濱附近地區，使林彪無坐大之機會。其二，請政府加派兩個軍，組成一跟蹤進擊兵團，緊躡林彪之後，他跑到那裏追到那裏，務期全部消滅然後停止；同時分派兵力，對東北作全面的接收，最後再進駐遼東半島，收復大連。

美國調停誤我戰局

蔣委員長於民國卅五年五月廿五日，在瀋陽出席民衆歡迎大會時，美國駐瀋陽總領事克魯伯，奉馬歇爾之命，要求我政府立刻宣佈在東北地

區停戰，遭蔣公拒絕。克魯伯並在與白崇禧商談時，被白連聲呵斥說：「這怎麼可以！這怎麼辦得到！」因此政府於六月七日頒佈停戰令時，東北將領知政府係被美國所迫，故羣情激憤。據說有許多人在東北保安司令部集會，並向杜聿明表示，我們都知道領袖的真正意願，是早日全面接收東北領土，這項停戰令關係不得已，長官何不爲了國家，爲了領袖，來一次「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爲杜聿明所拒絕。並傳說一批在東北國軍將領，曾與杜聿明有下列對話。

某將領：東北地區停戰令，顯係政府在不得已情形下頒佈，長官爲了國家，是否可以繼續作戰，先拿下哈爾濱再說。

杜聿明：我怎麼敢不聽老先生的命令。（老先生即指蔣公）

某將領：長官應該效法古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名言，爲了國家暫時冒犯主帥命令，本心爲國家好，有何罪可言。現在我們先拿下哈爾濱，委員長也不會怪罪我的。

杜聿明：古時交通阻塞，皇帝的命令往往是根據多日以前情況而發，當命令到達時，局勢已有所改變。這時在外將領當然可以暫時擅專，根據當前情況行事。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電訊頃刻之間可達，我政府既然決定如此，當然經過慎重衡量的，我們千萬不可造次，以增加我政府困難。

某將領：然則時機一失，將難挽回，等到他們佈

置好了，就無法打了。我仍認為值得打一打，這是為國家建立不朽功業，縱然暫時可能受到政府譴責與處分。

杜聿明：果真結果只是如此，只犧牲我個人，我願意，只怕是並不如此簡單，恐怕給國家帶來更多的麻煩，我認為我們必須聽老先生的，現在不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時代了！」

這時忽然有人說，如果長官聽你們的話，這麼做了，長官必將獲罪而免職，我們這個團體怎麼辦？我們不就散了嗎？有長官領導，我們這個團體不散，還可替國家作事，換了別人，我們團體一散，就什麼都完了！此言一出，大家立刻默不作聲，無人再繼續發言，遂散會。以上是筆者當年的「道聽途說」，長官部當年是否真的這麼一項會議，就不得而知了！

林彪潰敗乘機再起

沿松花江的東北地區停戰既已成爲事實，擊滅林彪的機會業已錯過，除哈爾濱地區外，真空的東北北部接收，亦已成爲國人的一種幻想。此時，東北的精華區域，除了北部的哈爾濱與南部的旅順與大連外，實際上已全部在國軍掌握之中。

我們知道，戰敗的部隊重建，只要有武器充份供應，並不是一件困難的問題。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爆發後，緊接着「八一三」淞滬戰役又繼之而起，中國人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以簡陋的武器在上海與世界強國日本鏖戰八十七天之久，據估計國軍死亡者即達三十萬之衆。普通而

論，傷者在往往三倍於死者，那麼我們在淞滬戰場，傷亡當在百萬以上。繼之我國的南京保衛戰又

告失敗，日軍自句容趨蕪湖，將我國數十萬大軍包圍於南京之內，除少數撤至浦口外，其他盡遭日人殺害。此時，外人均認爲中國已不堪再戰，但未數月我軍即整補竣事，並在徐州大會戰裏，在台兒莊獲得大捷，予日軍以沈痛打擊。因此林彪亟思利用沿松花江東北停戰機會，大肆擴充部隊，他們計劃只須三個月停戰即可挽回頹勢。所以當他聽說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亟圖恢復東北工礦，但因缺乏電力無法實現時；他爲了有喘息機會，立刻派李立三到瀋陽，表示願意讓小豐滿

電力，經過共黨控制區，把電輸送到瀋陽、鞍山、本溪等工業區域其目的爲延緩國軍的北上攻擊。李立三與瀋陽市長董文瑞經過數次談判後，成立了一項小豐滿電力輸送的協定。所以這一段時期，瀋陽市電燈不再一燈如豆而大放光明，同時鐵西區的工業，與鞍山鋼鐵廠能動的工廠，也都開動起來。這是東北最安定的一段時期，也是瀋陽鐵路賓館夜夜笙歌，宵宵酣舞的時代，一支香檳酒起！滿場飛！的曲子，不知麻醉了多少動盪大時代兒女們的心！更不知消沉了多少軍民的士氣！他們以爲繼日本投降之後，共產黨也被打得落花流水，遠遠的躲在松花江彼岸不會再起。誰知道，距六月七日東北停戰不過才四個月的光景，林彪即在松花江彼岸，不再遵守東北停戰命令，率領三個縱隊於十月初，展開了所謂第一次攻勢！當然這次攻勢，尙未造成東北局勢的緊張！除了軍事當局外，其他的人並未察覺，依然是過

着燈紅酒綠的歌舞昇平的日子。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這是國軍出關接收東北一週年的紀念日。在當時東北而言，這是一個不得了的大日子，就等於此地十月廿五日的台灣光復節一樣。東北保安司令部在中蘇聯誼社門前，搭建了一座與中蘇聯誼社七層樓一樣高的山海關牌樓。杜聿明親自具名發奠，遍請東北各機關首長，地方仕紳、名媛、新聞記者，於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蘇聯誼社「七重天」舉行通宵化裝舞會。

盛會卻不見杜長官

筆者於十六日，匆匆忙忙的寫了幾條稿子，便趕往參加，出了山海關牌樓，進入中蘇聯誼社，門口冷冷清清，僅有幾個軍方招待人員，到了七樓七重天一看，地方人士及各機關首長倒是全到齊了，但是由杜聿明以下東北軍方將領卻沒有幾個。同時我發現，不但杜聿明沒有來，鄭洞國也沒有來，趙古武、廖耀湘、孫立人等全都沒有來，只有趙家驥一人在那裏充場面。按理說，這是出關第一個週年紀念日，所有東北將領都應到場以示慶祝，筆者心中這時有了不尋常感覺。

沒有多大一個，地方士紳及部份機關首長不會跳舞者，簽了個名就相繼離去，會場只剩下趙家驥與東北行轅、東北保安司令部各處室主管，陪着喜歡跳舞的新聞記者們在跳舞，整個會場不會超過六十人。筆者找了個機會，悄悄的問題趙家驥說：「杜長官呢？他怎麼沒有來？」趙說：「他不在瀋陽，到長春去了」。筆者問：「那裏是不是有情況？」！趙碰了筆者一下，表示

有人來了，於是趕過去與來人去打哈哈。不久，香檳酒起滿場飛！這支最易腐蝕人心的曲子又高奏起來，男男女女互相跨着路膊擁着腰枝排成一排一排的，按着音樂節奏跳了起來！事後筆者才打聽出來，林彪就揀十一月十六日這個日子，竟然敢履過松花江的堅冰（第一次未敢過江），向國軍陣地展開其第二次攻勢。杜聿明聽說松花江畔有警！並且知道共黨部隊有十萬之衆，所以於十一月十六日中午便乘飛機趕到長春，親自督率大軍向過河共軍迎頭展開反擊，阻退了第二次攻勢。

第三次攻勢在卅五年十二月間。第四次攻勢就與前三次大不相同，共軍不但截斷了吉林與長春鐵路，並且包圍了松花江畔重鎮德惠，並在農安猛攻杜聿明前線指揮部。杜聿明等待孫立人援軍不至，臨時把東北電力總局局長郭克悌接到小豐滿，把吉林那一帶松花江，用小豐滿電力溶解，使共軍無法飛渡，於是戍守吉林的六十軍出動，攻擊林彪部隊側背，解救了農安與德惠之圍。第五次，則係國人皆知的四平街大會戰之役，此役結果使東北國軍失去了東北南部半壁江山，由優勢轉成劣勢，東北之事已不可爲了！

國軍綏靖東北戰略

且說，卅五年六月，東北地區沿松花江停戰後，在其他地區則沒有停戰，共黨部隊一週機會便想擴充地盤，覓食隣近的政府控制的城鎮。杜聿明也不放鬆可以擴大政府光復區時機。例如李立三在瀋陽與董文琦六月間締結的小豐滿電力壽

送協定（包括輸送部份電力至共產區域的哈爾濱），到了八月因爲共軍進攻吉林省拉法的機會，國軍有了藉口便從瀋吉路兩端的瀋陽與永吉，發動了一次打通瀋吉路攻勢。瀋陽方面的國軍由撫順北上，攻取了營盤、蒼石、清源、草市，抵達了重鎮梅河口；吉林方面南下的國軍，亦佔領了西陽、雙河鎮、煙筒山、盤石、海龍，也到達了梅河口與北上國軍會了師。小豐滿輸送電力至瀋陽的高壓線，就是沿着瀋吉路敷設，因此以後小豐滿電力輸送至瀋陽不再仰賴共產黨合作，李立三與董文琦協定自然隨之失效，小豐滿電力站自然切斷了輸往哈爾濱的電力。同時，因爲瀋吉路之打通，在瀋吉路與瀋長路當中大片土地與城鎮，均爲國軍所掌握。

瀋吉路打通後，國軍於八月下旬對熱河地區展開掃蕩行動。不過旬日之間，國軍先後佔領了克寧、平泉、承德、灤平、豐寧、赤峯、隆化等地，整個熱河省的形勝之區完全被國軍所掌握。熱河底定後，東北國軍又配合在河北省十一戰區的孫運仲指揮下的國軍，以及綏遠十二戰區的傅作義部隊，對有中國「北門鎖鑰」之稱的張家口，展開聯合攻擊。東北國軍進入古北口，喜峯口、冷口，對冀東李運昌部共軍，首先展開攻勢，連佔冀東數個縣市，使冀北共軍迅速東下支援。這時，孫運仲大軍立刻沿平綏路北，直指張家口展開攻勢。冀北東下支援冀東的共黨部隊，以爲上了國軍「一聲東擊西」的當，於是於紛亂中，再度調整部署，就在共軍左右爲難，前後難於兼顧之際，傅作義的綏遠騎兵，以飄忽不定姿態，

乘虛搗隙，先拿下張北，把東向之師迅速轉變爲南下之旅，一舉攻略了全國矚目的張家口。張家口攻略戰，係蔣委員長親自策劃與指揮，戰術運用之巧妙，已臻化境，以最少兵力，收獲最大戰果，迄今仍被人認爲係戰爭藝術之最高境界。張家口戰役結束後，東北國軍十月間，由新六軍與五十二軍，以十字交叉戰術，分頭南下。新六軍佔領遼東半島百分之九十以上土地，直抵大連郊外之普蘭店；五十二軍則自本溪南下，佔連山關、草河口、通遠堡、鷄冠山、鳳城直下鴨綠江畔之安東。可惜五十二軍南下時左翼之第廿五師，因行動過速，孤軍南下，在饜陽邊門山谷中，遭共軍圍攻而全師盡墨。

杜聿明的幾個敗筆

廿五師是我國最具歷史性的部隊，尤其在民國廿二年長城戰役時，成爲南北皆知的中央精銳部隊，同時，中國許多名將都是在廿五師出身。廿五師在饜陽邊門覆滅，是杜聿明率師出關以來，最大的一次失敗；雖然說這次失敗是因爲師長李振瀛冒險孤軍深入，但杜聿明在指揮上，亦難辭不周之責。這是杜聿明在東北敗筆之一。

十月饜陽邊門失敗之後，不知是杜聿明爲了報仇，還是其他因素，他在十一月，東北已進入冰天雪地之際，命鄭洞國率領七個師部隊，越長白山山脊去攻打鴨綠江畔之臨江。杜聿明之目的，顯然欲繼安東收復之後，一舉肅清東北南部共軍，封鎖北韓支援東北共軍之通路。從卅五年十一月，以迄卅六年二月，約三個月，東北國軍

發動了三次攻勢。這時長白山已為大雪封閉，大軍在數千英尺以上的高峯峻嶺與遮天蔽日森林中行動，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結果三次皆告失敗，國軍損失在六十營兵力以上，人員約有三萬之衆。這是杜聿明在東北敗筆之二。

在林彪第一、第二、第三次攻勢之際，杜聿明還可以掌握一部機動打擊力量，配合原在松花江畔駐防之國軍，有效的遏阻林彪攻勢。但當三次進攻臨江失敗之後，林彪發動第四次攻勢時，杜聿明掌握兵力已感捉襟見肘，無力擊退其攻勢。最後利用小豐滿電力溶解松花江，自永吉抽調六十軍加入戰場，才勉強支撐住共軍這次攻勢。但這時，站在純軍事立場而言，東北國軍病象已深，顯然已由優勢轉居劣勢，無力支持平衡之局，共黨第五次攻勢亦即第二次四平街大會戰，不過是把病象現諸表面而已。

隨杜聿明最先出關的十三軍，能攻善守，其戰鬥力與五十二軍在伯仲之間。當十三軍與五十二軍於光復錦州之後，據說杜聿明與十三軍軍長石覺，在戰略意見上有所參差，所以杜聿明把十三軍擺在當時東北不算太重要的熱河戰場，而未能充分發揮。

倘杜聿明重用十三軍，由十三軍與五十二軍互相支援配合作戰，這兩支能攻善守的部隊，在東北大地縱橫作戰，其戰果當比當年更為輝煌。筆者茲提出兩項事實，以證明十三軍的能攻善守。(1)四平街大會戰，一般人僅知係由陳明仁率七十一軍堅守四平。其實，當四平街在全市幾乎盡陷敵手之際，最後一隅未淪陷之陣地，係由十三

軍五十四師宋邦紳所鎮守，由此可證明十三軍戰鬥力的堅強。(十三軍三個師，兩個師在熱河，一個師在遼瀋地區。)(2)民國卅六年七月以後，東北國軍由盛而衰，林彪率部盤踞遼西，截斷錦州與瀋陽間交通後，曾以優勢兵力圍攻熱河省戰略要地隆化，十三軍在隆化堅守不退，經多日鏖戰使林彪蒙受慘重傷亡而敗退。基於以上事實，杜聿明未能善用十三軍，可以說是他在東北敗筆之三。

按照國軍出關後傳統，每光復一重要城市，該城市之警備司令或綏靖區司令一職，皆由出力最大的軍事首長出任。如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出任瀋陽警備司令，二〇七師師長羅友倫的負責撫順治安，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的以第四綏靖區司令名義，駐節四平街，曾澤生的戍守吉林等，類皆如此。

當國軍光復長春後，杜聿明發表廖耀湘為長春警備司令，立即引起孫立人的不滿與嚴重抗議。姑不論究竟是孫立人的新一軍，對光復長春的貢獻大，還是廖耀湘的新六軍，係光復長春時的首先入城者，杜聿明對人選抉擇，應慎之於發表之前，在人革命業已發表之後，就應堅持到底。但是，杜聿明在孫立人抗議下，竟然撤回對廖耀湘任命，改派孫立人為長春警備司令，此舉不但損害了杜聿明身為司令長官的威信，並助長了孫立人抗上的氣焰。果不然，在杜聿明指揮國軍粉碎林彪第四次攻勢戰役裏，當杜之農安前進指揮部被林彪共黨部隊圍攻危殆之際，孫立人未能及時援救，使東北國軍「將帥不和」表面化。這是杜聿明在東北敗筆之四。

準此以觀，杜聿明在東北有功有過，爾後才人將東北失敗之罪，完全加諸於熊式輝、衛立煌、廖耀湘等人身上，當然這並非持平之論，杜聿明亦應負有一部份責任。

三 晤杜聿明的印象

筆者在東北担任外勤記者時，曾在各種場合，多次與杜聿明晤面，而得面對面長談的情形僅得三次。

第一次，民國卅五年七月間，那時瀋陽分社每天所發的稿子，在瀋陽可以說是彈無虛發，任何一條稿子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為各報所普遍採用。不論是余紀忠的中蘇日報；李誠毅、關奉璋的和平日報；青年軍二〇七師的東北新報；瀋陽市政府由林家琦任社長的瀋陽日報；新六軍的前進報；遼省政府的遼瀋日報；均以中央社新聞為主要來源。杜聿明對「中央社本報」，或者是「本報訊」分得很清楚，好多次他向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說：「你們中央社今天，對某某新聞寫的最符合實際情形」。尤其戰破李立三以李敏然偽名，並分析其來瀋陽目的一則稿件，大加讚賞，翌日律主任即帶我至長官部與杜聿明晤面，三人晤談了有一小時之多。

第二次，杜聿明於卅五年底，邀請了大公報記者×××，天津國民日報記者×××，及筆者三人至其寓所便餐。那時杜聿明對東北戰局仍充滿信心，他準備近期內拿下大連，但問題是俄軍仍盤踞大連不退，並以大連港係自由港為理由，中國拒絕軍隊進駐。杜聿明認為，連旅順港都在

「中蘇三十年友好條約中，規定由中蘇兩國海軍共同使用」，大連港是自由港，為什麼迄今仍有俄軍駐紮，而主權國的中國軍隊豈有不可進駐的道理。杜聿明表示，中央將先循外交途徑解決，外交途徑如不能解決，則無法不以武力來解決，只要奉到政府命令，東北國軍之光復大連，只需數天功夫即可成功。筆者在瀋陽會到過好幾個將領家中，多半是太太遠在平津京滬各地，而其瀋陽寓所中則日本美女如雲，但是杜聿明家中僅有勤務兵而已。第三次，是民國卅六年六月卅日下午四時，四平街解圍後數小時。當時筆者正陪同南京總社記者彭清先生，在瀋陽鐵路賓館出席一項記者招待會，鐵路賓館的錢太太忽然到筆者面前告知說：「杜長官派車來接你，到他公館有新開要發表。」我忙不迭的向彭清先生打了個招呼，便很失禮的走開，這時另有三位記者跟着我出來，坐着車子到杜聿明寓所。

杜聿明躺在床上，面色臘黃，本來想坐起來，被筆者婉勸制止，他躺着說：「四平街解圍了，我想我應該說幾句話。本來找律主任，嗣得知律主任已隨同熊主任（熊式輝）去飛機場搭機赴四平街，社裏說你在鐵路賓館，所以把你請來，希望中央社把我這幾句話發表到關內去」。杜說：「林彪匪部，這次圍攻四平街，彼攻我守，他們損失不下兩個縱隊（兩個軍），而我們守四平街的只有七十一軍一個軍。」杜又說：「當然，林匪的實力比一年前要大很多，一俟我的病痊癒，我將組織一個機動兵團，不再攻城略地，專門

以消滅林匪主力為目標，我相信東北局勢不會再惡化，請關內同胞放心等語。」

筆者向杜聿明請求說，我很想也乘飛機到四平街去看看。杜說不是你們中央社有一位記者和各報記者已經隨着軍隊去四平了嗎？他繼而一笑說，好，（他可能意會到做記者的搶新聞心理）我看情形再通知你。晚上九點多鐘，我已經把所有新聞寫好，正在準備回宿舍休息，長官部一位參謀打來電話說：「杜長官讓我通知陳記者，說明天早晨八點鐘有一架專機飛四平，請陳記者通知各報記者一聲，希望他們也能去，長官部由政治部余主任紀念陪你們去（余主任即現在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

這次會晤，是筆者與杜聿明最後一次會晤。他的病始終不好不壞，到了九月，東北行轅改組，由陳辭修出任行轅主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撤消，杜聿明便離開瀋陽到關內養病去了。

惜公晚死未保令名

杜聿明係卅七年底徐州會戰失敗，率大軍南撤時被共軍所困，嗣天寒地凍又逢大雪紛飛，士兵飢寒交迫，難以支持時，邱清泉、杜聿明先後拔槍自戕，邱清泉遂即殉國，杜聿明舉槍時，被副官用手一托，子彈斜出僅傷頭皮未死，遂被俘。據方劍雲在香港時報所刊其「哀杜聿明」一文，曾云杜聿明在山東濰縣集中營被囚時，張治中派一副官去探望其弟（其弟亦為國軍將領被俘）；這位副官路過濟南時，遇到沈鈞儒、黃炎培等，他們聽說要探集中營，於是都跟了進去，並且指名要見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王耀武先出來

，見面便是一套八股，痛罵自己，人皆報以輕蔑的冷笑，中間還有幾個人進來，都像王耀武似的表演一下，令人不齒。最後聽到腳鍊嘩啦、嘩啦聲音，進來的是杜聿明，手上還帶着手銬，但杜聿明一進來，共幹馬上搬椅子請他坐下，並送上一隻紙烟到杜聿明口裏，再替他點着火。沈鈞儒首先開腔問到：「杜先生，你在淮海戰役為什麼放毒氣？」杜聿明向他翻翻白眼，不屑的說：「你懂不懂得什麼叫放毒氣，毒氣要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放！當時冰天雪地既非放毒氣之時，敵我兩軍陣地犬牙交錯，亦非放毒氣之地，如果我放毒氣，一半要毒了我自己的部隊，我怎麼會放毒氣！」黃炎培接着問道：「杜先生，照你看，國民黨部隊還有沒有回來機會」。杜聿明斷然說道：「當然要回來，你也會看得見。」說過站起來走了，這時有人問，這麼多人，為什麼只有杜聿明一人戴腳鍊手銬，共幹說：「他不肯承認錯誤，所以要戴刑具。」

杜聿明的堅強不屈，大概有三年之久，後來在周恩來出面勸說與安排下，到了僑軍事學院擔任戰術教官，才變節事敵！

南宋末年，宿將凋零，最後二十年馳驅關山，率大軍以抗元軍的將領首推夏貴。後來元師下江南，夏貴竟迎降，當時渠年已七十九，又有四年病死壽八十三歲，時人有詩詠其事：「人生皆有死，惜公晚四年，問公此日死，何如四年前」；「行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故方劍雲改其詩，以「人生皆有死，惜公晚晚年」！以哀杜聿明也！